



知而行书坊 >>>【文化名家游记】

仁山智水

杨 耀 文 选 编

京 华 出 版 社

◎ 文化名家讲读录 【白鹤门】

◎ 文化名家讲读录 【桂林】

◎ 文化名家讲读录 【孤舟在雨中】

◎ 文化名家游记 【仁山智水】

◎ 文化名家讲读录 【用破一人心】

◎ 文化名家讲读录 【我的书斋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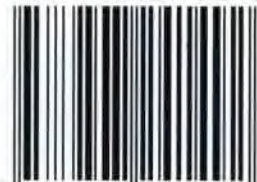
◎ 文化名家讲读录 【无法挽留的岁月】

◎ 文化名家讲读录 【松花江畔】

◎ 文化名家讲读录 【五粒】

◎ 文化名家讲读录 【又是月夜并芳时】

ISBN 7-80724-149-7



9 787807 241492 >

ISBN 7-80724-149-7 定价：22.00元

「知而行书坊」·文化名家游记

仁山智水

杨耀文 纵华跃◇选编



京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仁山智水:文化名家游记/杨耀文选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5

ISBN 7-80724-149-7

I. 仁... II. 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5551号

文化名家游记——仁山智水

编 著 ☐ 杨耀文选编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楼2层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45606 (编辑部)

E-mail: 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 ☐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690mm × 960mm 1/16

字 数 ☐ 180千字

印 张 ☐ 14印张

印 数 ☐ 1-5000

出版日期 ☐ 2005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724-149-7

定 价 ☐ 22.00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前言

忙忙碌碌的都市生活,带给了我们无限的疲惫和烦闷,常常总是想偷个懒,给自己的心灵一个放松的机会。那么何不如,利用闲暇放飞心情,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轻松呢!

“游”字本意为各处从容行走。我们祖国有无数的名胜古迹、大江大河,都是我们尽情一“游”,放飞心情的好地方。可是现代人哪里有山中人间岁月的神仙日子,假期仅仅三两天,根本无暇去欣赏那壮美的景观。

没关系的,《文化名家读游记——仁山智水》将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让你通过美丽的游记散文,领略这些梦寐以求的景观,使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感慨山水那无限的魅力。

游记是一种充满个性和心灵感受的独创,它所描绘的山水无不透着独具慧眼的欣赏水平,以及山水带来的心灵深处无限的震撼。

本书选辑百年来游记散文的至上精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例如:臧克家的《镜泊湖》,张恨水的《敦煌游记》,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不仅具有散文风味,而且具有学术底蕴。通过此书可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悉心体味人与自然的心灵独白,激起人们情感波澜,给人以激励、启示、知识和美的享受。

编者

2005年9月

目 录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	1
今津纪游	郭沫若	3
敦煌游记	张恨水	12
观莲拙政园	周瘦鹃	16
泰山日出	徐志摩	19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21
访沈园	老舍	27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	30
曲阜孔庙	梁思成	35
碧云寺的秋色	钟敬文	39
巴东三峡	刘大杰	43
镜泊湖	臧克家	47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	51
扇子崖	李广田	55
泰山风光	吴组缃	61
北武当游	王朝闻	77
清塘荷韵	季羡林	79
黄山记	徐迟	82
天山景物记	碧野	88
长江三日	刘白羽	94
且说黄山	吴冠中	101
岳阳楼记	汪曾祺	104
黄山小记	葛子	107
烟雨醉翁亭	何为	111
江南三凭栏	公刘	114
湖光塔影	宗璞	119



九寨沟纪行	林 非	123
大峡谷去来	邵燕祥	131
苏州赋	王 蒙	135
读三峡	王充闾	138
山庄湖色	郭秋良	142
居延海	朱增泉	145
皋兰夜语	雷 达	152
鼎湖山听泉	谢大光	161
河西走笔(节选)	杨闻宇	164
莫高窟	余秋雨	167
领略巫山	周 涛	172
羞女山	叶 梦	175
想念地坛	史铁生	179
仁山智水	舒 婷	183
三游华山	贾平凹	186
万泉河雨季	韩少功	188
九寨沟的秋	陈 村	199
绝版的周庄	王剑冰	203
正定三日	铁 凝	205
陶醉壶口	尧山壁	210
紫竹院三记	野 夫	212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一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于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是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深夜。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都是整个儿的。从上山起直要照到下山为止。在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间曝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晒到哪里就把椅凳移到哪里，忽然寒风来了，只好逃难似地各自带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门关上。在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黯，湖波泛深蓝色。

下雪原是我所不憎厌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以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

从风来。白马湖所以多风，可以说是有着地理上的原因的，那里环湖原都是山，而北首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区相差不远，惟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

现在，一家僦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的时候，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哩！”

今津纪游

郭沫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人类好像都有种鹭远性。当代的天才，每每要遭世人白眼。意大利诗圣但丁，生时见逐于故国，流离终老，死后人始争以得葬其骸骨为地方之荣。俄国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克，生时亦受尽流离颠沛窘促之苦，死后国人始争为流涕以尽哀。这种要算是时间上的鹭远性了。空间上的鹭远性，我把我自己来举个例罢。我是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在家中过活了十多年，却未曾登攀过峨眉山一次。如今身居海外，相隔万余里了，追念起故乡的明月，渴想着山上的风光，昨夜梦中，竟突然飞上了峨眉山顶，在月下做起了诗来。

不再扯远了。我来福冈市，已经将近四年。此地的博多海湾，是六四〇年前，元军第二次东征时全军覆没的地点。当时日人在博多沿岸，各处要隘之地筑垒抵御。九年前在东京一高听讲日本历史的时候，早听说福冈市西今津地方，尚有一片防垒残存，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史迹。当时早恨不得飞到今津去踏访，凭吊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战地。

我在民国二年末初到日本的时候，是由火车穿过万里长城从朝鲜渡海而来。火车过山海关时，在车中望见山上蜿蜒着的城垒，早曾叹服古人才力之伟大，而今人碌碌无能。后日读 P. Remer 氏所著德国近代人利林克龙（Liliencron）传，叙他晚年在北海配尔屋牟岛（Pellworm）上做堤防总管的时候，每在暴风咆哮的深夜，定然在高堤上，临风披襟，向着汹涌的狂涛，高叫出他激越的诗调。我受了他这种凯旋将军般的态度之感发，我失悔我穿过万里长城的时候，何不由山海关下车登高壮观，招吊秦皇蒙恬之魂魄？我至今还在渴望……唉！这也算是一种鹭远性的适例了，我在福



冈住了将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垒”在近旁，我却不曾去凭吊过一回，又在渴想着踏破万里长城呢！

元寇防垒，日人所高调赞奖的“护国大堤”，我的想像中以为定可以与我国的万里长城堪伯仲。守此而不登，岂不是鳬远性之误人吗？

二

今晨八点钟，早早跑上学校里去，不料第一点钟的内科讲义才是休讲，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车，突然迟延了一样，我颠转没有法子来把这一点钟空时间消遣。我没精打采地走进图书馆，把一两礼拜前的新闻纸随手翻阅，觉得太无聊了。我想起今日的课程，都是不愿意上的，只有午后两点钟以后的检眼实习是不能不出席，我何不走到个什么地方去，利用我这半日的光阴，或者我亲爱的自然，还会赐我以许多的灵感。

市外的西公园，自从前三月田寿昌来访我时，我们曾同去游逛过一次以来，我已两年不去了。虽然不是开樱花的时候，园内有些梅花，定已渐渐开放，并且在这样晴好的天气中，坐在那园中高处，看望太阳光上的海波，也正是无上的快心乐事。不错，我便往西公园去罢！我才一动念，我的两脚已把个挟着书包的我运出了校门。我竟成为电车的乘客了。

电车西行，有三十分钟的光景，到了西公园。我下车徐徐向园门步去。别的同学都是挟着书包向着东行，我一人却是挟着书包向着西走，我又穿的是制服，戴着是制帽，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种诧异的眼光向我。我不是磨房的马，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驱使吗？你们难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怀着一种无谓的反抗心，我还没有走到园门，鳬远性突然又抬起头来。西公园离今川桥只有一区的电车，到了今川桥，再坐几站轻便火车，便可以达到今津。走熟了的地方有什么意思哟？元寇防垒！护国大堤！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古战场！去罢！去罢！去学利林克龙披襟怒吼！

我又坐上了电车去了。没有几分钟的光景，电车已经到了终点。我从今川桥下车，往轻便铁道的驿站——名目虽叫驿站，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铺口代办的——上去买车票。我检查我的钱包，只有五十钱（一钱合我国铜元一枚）的一张纸币。

——往今津的车票要多少钱？

——要二十四钱。

——请把一张来回票给我。

——要四十八钱。

我把纸币给了卖票的，他把了十六区的车票给我，找了我两个铜板。原来轻便火车的车票，也还是同市内电车的一样，是分区零买的，他指示着车票的站名向我说：从此处到今宿，是八站，一站四钱，从今宿再坐渡船才能到今津。

我问：渡船钱要多少？

他说：要三钱。

我听着吃了一惊，我手中只有两个铜板了，今天的计划，不是完全归了水泡吗？我急忙在衣包中收寻，另外又才寻出一个五钱的白铜小币。啊，好个救星！这要算是在沙漠中绝了水的商队，突然遇着了 Onsis（沙漠中膏腴之地）了！驿站中待车的人很多，火车要到十点钟的时候才能开到。

日本人说到我们中国人之不好洁净，说到我们中国街市的不整饬，就好像是世界第一。其实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会，除去几条繁华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礼外，所有的侧街陋巷，其不洁净不整饬之点也还是不愧为东洋第一的模范国家。风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淖淋漓，一刮风，又要成为灰尘世界。又聪明又经济的日本国民常常垫些细碎的石子来面在街上，利用过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为碾地机的代用。隔不许久，石子又要变成了灰尘，又要变成了泥浆了。驿前的街道，正是石子专横的时代。街心的四条铁轨，差不多要埋没在泥土中了。街檐下的水沟，水积不流，昏白的浆水中含混着铜绿色的水垢，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儿的粪便一样。驿旁竟公然有位妇人在水沟上搭一地摊，摊一堆一大堆山榛，妇人跪在地上烧卖。这种风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强国之一的日本国民才能领略了。

坐在站中，望着外面杂踏喧阗的街市，无端地发起了这段敌汽心来，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无法医治呢。

人总是不宜好的动物。金钱一富裕的时候，总要涌出些奢侈欲望来。我无意识中又在一个衣包之内搜出了一张五十钱的纸币，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火车轮船要运转时，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动力，人要去旅

行时，纸烟也当然不可缺少。我便花了八个铜板，买了一匣纸烟，一匣洋火，便在驿站中吹云吐雾起来。可怜吹吐才不上半只，我的脑天早已昏昏朦朦了。滚蛋罢！我含着几分可惜的意思，把剩下的半只纸烟，愤恨地投在水沟里去。丑恶的奢侈欲望的尸骸，还在馊水中熏蒸了一会残喘。

三

小小的机关车，拖了两乘坐车走来，肮脏的程度，比上海“大众可坐”的三等电车，恐怕还要厉害。车中拥挤得不堪，如像才开封的一匣洋火。我上车得早，在一只角上幸好寻得一个座位，但可恨不客气的一位乡下人，竟来加上楔头，坐在我左脚的大腿上，我好像楚项羽陷入垓下的重围，就使有拔山之力，也只好徒唤奈何了。

汽笛放起猫叫声，火车已经开动起来。

过了一个停车场，两面的街市，已经退尽，玻璃外开展出一片田野，田地尚多裸身，有的已种麦苗，长已四五寸了。远山在太阳光中燃烧，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样。太阳隔窗照到我的颈子上来热腾腾地。车上坐的多是职工中人，指点沿线的各处小小的工场，和着车轮的噪音，高谈阔论，可惜谈吐多不可辨。

又过了两个停车场，车上渐渐稀疏了。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村前竟公然有座电影戏馆，戏目的帘子立在馆前，怪刺目地挂着种种看板画。出村，车入松林中。检看票上站名，知是“生之松原”。松原一面沿海，从树干间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点点的明帆，昏昏的岛影。我心中也生出了几分旅行的兴趣。背海一面，树甚深远，只除无数退走的树干外，别无所见。在这种晴和的天气，能偕个燕婉的女友，在那松林中散步谈心，怕更会是件无上的快乐事了。

林中车行十多分钟的光景，走出海岸上来了。海水一片青碧，海天中有几只白鸥，作种种峻险的无穷曲线，盘旋飞舞。有的突然飞下海面，掠水而飞，飞不多远，又突然盘旋到空中消去。

火车到了今宿站。

我从今宿下车，问明了渡船的所在。从今宿市中穿过，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松林无人，阳光洒地，可惜没有燕婉的佳伴侣行，只有我自己的影儿

在随着我走。啼鸟在空中清脆。走过松林，又走到一小小村落，街檐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妇人，席地，坐在太阳光中缝纫。出村，又走到海岸上来，临海一家摆渡人家静立在一座浅峰之下。渡船已开，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渡家中的时钟，已经十一点过了。时间不可不利用，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我不得不在这个时间内应命了。我便转入渡家后的厕所中去。

我踞在厕所中，一面应着自然的要求，一面想起前两天 B 君向我所说的南洋的风俗谈来——B 君哟！我在这种地方追念起你来，你怨我的这个大大的失礼了罢！

B 君说：南洋地方大小便所，都是立在河边，放出的大小便听着流水冲去，日本人的便房叫“河屋”（Knwaya），这正是日本民族南来的一个证明。

厕所中有许多猥亵的壁画，这是日本全国厕所中的通有现象。善于保存壁画的日本史学家哟！这种极无名的恋爱艺术家的表现艺术，于民族风谷史上，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

无端中又得出一个恋爱的定义来：

“恋爱者何？是一种自然的要求，如像大小便一般，不得不逼人去走肮脏的所在者也。”

笑话！笑话！在这壁画蔚然的“艺术之宫”再沉吟得一刻的时候，渡船怕又要开了呢！

四

今津是在系岛郡上。系岛原来不是海岛，是与陆地相连，渡船在海湾中过渡，海水异常清澈，好像是西子湖水一样。因为没有带张地图来，上了岸后，竟把地方走错。问了多少行人，走了多少枉路，我才走到了今津。今津村上也怕有两三百户人家，我在村中旋来旋去，只想朝外海边走，却只在村中打盘旋。最后走到一家卖花邮片的铺店门口，我便买了几张今津史迹的花邮片，有一张是“胜福寺的蟠龙松”，有一张是“元寇歼灭碑”，有一张就是“元寇防垒”了。我见了元寇防垒的绘片，我不禁大失所望。啊！这就是“护国的大堤元寇防垒”了吗？一条乱杂的矮矮石堤在我国乡村中沟道两旁随处都可以寻出。纵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龙走来，站

在这种大堤上，恐怕也吼不出甚么激越的诗调来了。

店主人为我指示胜福寺的所在，近在店旁，叫我去看蟠龙松。

蟠龙松是几百年前的古物，今年正月间日本政府有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的消息。关于此树，有一浪漫谛克的口碑流传。说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chi）来在九州的时候，仰慕胜福寺开山临济宗大觉禅师盛名，亲来拜访。禅师旁乃有一窃窃的婊娟侍坐。尊氏大惊，怒骂禅师品性恶劣。禅师自若，而美人惭愤，跳入庭前池水中，化为大蛇，蟠松而逝。

外史氏曰：迂哉！迂哉！足利尊氏也！不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迂哉！迂哉！传侧之美人也！不知种种声闻，都如泡影。

这种无稽的传说，总觉有种葱茏的诗意，引人入胜，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阳当头，护国的大堤还不曾到眼，午后两点钟起还有检眼实习，我没有在梦境中低回的余暇。

我谢了店主人的殷勤，出村又穿过一带松原，我终究走到我最后的目的地。松林外沿海一带沙堤，上有乱石狼藉，我把绘片中的光景同实物比较，我才知道就是所谓“护国的大堤”！冤哉！冤哉！浪漫谛克的骛远性之误人也！但是周遭的自然风物倒还足以偿我这半日的足劳。我坐在乱石上，在防垒绘片背面写了一段印象记来。

——堤长不过百丈。堤上狼藉些极不规则的乱石，大者如人胸廓，小者如人头者。中段自沙中露出之石垣，最高处仅及股臂关节。

堤前为海湾，堤后为松林，有小鸟在松林中啼叫。海风清爽。右手有高峰突起如狮头，树木甚苍翠。

海湾中水色青碧，微有涟漪，志贺岛横陈在北，海中道一带白色沙岸，了然可见。西北亦有两小岛，不知名。海湾左右有岩岸环抱，右岸平削如屏，左有峰峦起伏。正北湾口，海雾濛濛，中有帆影，外海不可见。天际一片灰色的暗云，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层云，又其上天青如海。

太阳当头，已是正午时候。

堤前沙岸，浅草衰黄。有长椭圆小蠊在日光中飞绕，无力。

茅屋几椽，已颓圯，疑是渔人藏舟之处。

——邮片已写满了，在那平如明镜的海上，元舰四千艘，元军十万余人，竟会于一夜之间，突然为暴风所淹没，不可抗的终是自然之伟力了。我又想到了杜牧之咏“赤壁”的一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在堤前沉吟了一回，又想于无意中或者也可以寻得一枝沉沙的折戟，折戟虽没有，倒寻到了一个雪白的大椎骨，左右两横突起，开张如蝶翅，上关节突起前面又无肋骨关节面，我断定它是牛脊的腰椎骨。这是个绝好的纪游纪念品了，或者便是元军载来的水牛残骨，也说不定。我把来包在书包里面，又想去登上那右手的狮头峰。

五

狮头峰余势，当狮体之尾骶上有一段平坦高原，上有一碑，碑题“元寇歼灭之处”五字。碑前有纪名铜柱，上题“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碑下有石栏环绕，周围有几处竹栏，各围浅松一株是些贵族华族的纪游品。坐石栏上四望，三面均被海水湾环，只有防垒后松原的一带低地几乎与水面齐平，此地千年之前，当然是绝立的孤岛，系岛郡之名可以推见。所谓护国的大堤，或者便是防水的水堤，也是不能说定。转入碑后，碑后亦有“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等字样。

舍碑，向山脊行去，山路高低不平，渐登，气渐促，喉噪渴不可耐，失悔来时不曾买些橘子。登山决不是件乐事，以为怕要到峰顶了，山路一转，峰顶依然还在上头。如此屡受欺骗，亦只得鼓舞余勇而登，热，汗流，渴，气促，心搏亢进，筋力疲劳，好像得了心脏病的一样。山外的风物再也莫有余暇盼恋。遇山樵数人，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种浓重的木香。将至绝顶，有小小一座神社，壁上挂着许多还愿的画马。纪游者的芳名，题满外壁。在神社前坐息，勇猛的心脏，几乎要从口中跳了出来。心气渐渐平复了，我又才走上狮子头去。狮头临海，古松森森，秃石累累，俯瞰海湾，青如螺黛。有渔舟一只，长仅尺许，有两人在舟中垂钓。唐人太上隐

者有《答人》一诗。

“偶来松下坐，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他这第一句，我实际办到了。第三句，我也实际办到了，因为我是没有带表来的。但是我的懒惰工夫，却还没有到高枕无忧忘年忘命的程度。我午后二时起，还有二点钟的检眼实习是不能不出席的，我看见日脚偏西，就使有现存的石头可枕，我的脚也不肯惟惟听命了。

我正站立起来，打算要走，突然前面垂岩下腾出一种欢呼，使我大吃一惊。上来的是两个劳动者。他们从我身旁擦身过时，我的心脏还兀兀地在跳。我又起了一种好奇心，决意从那两个劳动者登上的来路走下山去。路极险隘，攀援树枝而下，路尽处，才又折到来时所过的神社面前，两个工人已经在那儿休息着了。此次怕他们也不免吃了一惊罢？一人向我乞火，我把火柴给了他。啊，这两个工人，假使是两位处子的时候呀，这不是段绝好的佳话吗？就好像卢梭在安奴西山中与雅丽、格拉芬里德两少女邂逅相遇，就好像郑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那岂不是冤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吗？……

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其实我从登山的经验上看来，倒是从恶如登，从善如崩了。我此处所谓善恶，不消说是以心境的快不快为标准。人不是那么容易为恶的，受尽种种良心上的制裁，做出一种恶事，心里所受的不快，怕与登山时的苦楚无甚增减。偶尔做出一件善事，心里所生的快感，也怕和这下山时的快感无甚损益。

上山时那么困苦，几乎如害了一场大病，一到下山，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样，周围的景色应接不暇，来时的道路亦了如指掌，飞，飞，飞，我身轻如鸟，听凭山道的倾斜，把我滑下山来，真是舒服，真是舒服，只可惜喉噪终是有几分渴意。

六

取捷径趋向渡头，渡船又已开了。在渡头近旁小店中，买了一瓶荷兰